

## 鯨之下

坐在沒什麼咖啡香的連鎖店裡，流行樂霸道嘈雜，沒人有意見。

我們戲謔地稱呼這牌子是廉價星巴克，專門供應咖啡給大多數中產與無產階級，不過除了耶家雪菲的味道外，我的愚笨舌頭分不太出其他類別的咖啡，懶得找巷子裡的小咖啡店，無所謂，我們都是外行，嘉玟甚至不喝咖啡，喝一整壺的水果茶，幾片冷凍水果殘片東拼西湊丟進水中，搭配小盤子小杯子，適合拍照，適合文藝青年。

她今年二十二歲，我二十三。

這個年紀大概是存了一些些錢，準備朝結婚生子邁進的時候，可惜我們是剛畢業的死大學生，專門負責拉低平均。沒辦法，知識無價，套進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之後，我們的知識毫無價值，讀歷史學到以古鑑今，但無法在今日養活自己，讀文學的，文筆再好還是得看老闆臉色。

「除非創業。」

「嗯？」

嘉玟低著頭，百無聊賴攪動茶壺裡的銀亮小匙，她今天沒有排班，可以和剛退伍的我在平日白天四處晃晃，稍早去駁二看展覽，原本打算再去別處逛逛，不過下午日照過於強烈，乾脆躲進有冷氣的地方。

我們愛冷氣，冷氣不得不愛我們。

「創業的話，就可以同時養活自己，又不用看別人臉色。」

「是這樣嗎？」我抱持懷疑態度。

「你不是說不想看人臉色？」

「我的意思是，讀人文相關科系在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沒什麼用處的，所以只能去做一些沒什麼錢的工作，甚至養不活自己。雖然現在許多年輕人都面臨差不多的狀況啦，但唸人文的似乎又更嚴重一些。」

「文人啊，自古以來最難搞的就是文人。」

「是這樣嗎？」

我皺眉。這咖啡有股塑膠味，是吸管的緣故，還是大多喝酒少喝咖啡，舌頭比之前又更遲鈍了？

「對啊，還有另一點啦，資本主義當道，所以感受會更加強烈，想要解決這困境，有兩條路可以選。」

「嗯？」

「A，另闢蹊徑，別人主流隨他們去，我們自己做自己會開心的事，例如我以後想開間攝影工作室，開心工作，工作開心。」

嘉玟食指伸在眼前，接著彈出中指，「B就是陶淵明，回屏東還高雄哪裡的山上種田，自給自足，這樣就不用擔心被瞧不起或有沒有用處的問題了。」

「幹。」我回她。

「對了，還有C，有個有錢老爸，你就可以獨立於市場機制之外，專心研究

人文學科或專心耍廢。還是開個店什麼的，富二代最愛創業。」嘉玟邊說邊收起食指，剩下中指在空中晃啊晃的。

「好，可以收回妳的中指了嘉玟。」

「那你要選哪個？」

「我才不要選。懂妳意思啦，不能奢望社會為我們改變對吧？」

「對的。」

「可是如果真要選，無論選哪一個，都會辛苦好一陣子啊。除了C。」

「對的，雖然錢不是萬能的，但賺不到錢真的很痛苦。前一陣子有本書我很愛，專門教藝術家怎麼養活自己，但我沒買。」

「沒錢？」

「對，沒錢。」

我們相視苦笑。

「話是這麼說啦，沒錢歸沒錢，生活歸生活，還是得吃布朗尼。」她抓起皮夾離開座位，小確幸，年輕人以甜點為天。

等待嘉玟的期間，我閒著沒事，褲子緊，懶得從口袋掏出手機，乾脆研究起漂浮在咖啡液面上的冰塊——

住在水裡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胡思亂想是調劑身心的良藥，我總是如此認為。一來分散注意力，才能停止思考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與難題，避免負面情緒越滾越大，一不小心爛草莓化。二來消磨時間，例如現在。

說不定我們都只是鯨魚們幻想出來的生物，在某個人類還未曾探知的海洋深處，居住著一群熱愛幻想的鯨魚，雖然被其他事業有成的鯨魚稱作草莓鯨，但牠們腦中的世界是如此……「竟然沒賣布朗尼，這間店可以收一收了。」

「嗯？」

嘉玟滿臉「這種事怎麼可能會發生」的表情，皮夾甩回桌面，差點撞翻我養了幻想鯨魚的咖啡杯。

「你在想什麼？感覺很嚴肅。」

「是很嚴肅。」我回答。

「多嚴肅？」

「我在想，如果這座城市變成海洋，我希望自己成為一條鯨魚。」

「這樣也好，把這裡全都淹掉。」

「這麼討厭這裡？」

「因為我們不是主流啊，活得很辛苦，或許淹掉之後重新開始，我們就會成為主流了。」

還來不及思考，她接著說最近有部電影似乎也是在說城市，想看但又很麻煩，攝影師助理的工作繁忙、騰不出時間。

「所以……等一下去看？」

「不要，我懶。」

「所以根本是心態問題嘛。」

「城市與人的關係，整個社會框架與世代對立，還有汙染問題。」嘉玟雙手一攤，「就這樣，我把電影說完了。」

「妳看過？」

「沒，看預告猜的，八九不離十。」

「好吧。不過說到汙染啊……」

自從知道只有大約百分之一的紙杯會順利回收這件事，我就對減少汙染這件事失去信心，甚至呈現自暴自棄的心態了。

這有點像是哪個成語來著？心有餘而力不足？亡羊補牢？抱歉所有中文系教授，以及國中高中的國文老師，讓你們傷心了。

總而言之，就是破壞或失去什麼之後再尋求補救，而且還用那種「希望能救到，沒有就算了，反正大家都這樣」的態度，讓人看了就生氣。

不過生氣歸生氣，我們還是愛吹冷氣，抱歉北極熊，抱歉地球。

這感覺和讀了人文科學後，奢望社會為我們而改變有點像。堅持著一些微小的自認為對的事，然後希望所有人都跟著這麼做，可現實是約莫八成以上的人不這樣認為，而且當大多數人不如此作為時，就乾脆放棄堅持，要嘛逃避，要嘛果斷放棄，而堅持的人又無法讓自己好好的活下去。

現在的年輕人啊。

腦中莫名浮現這樣的語句。明明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卻像那些社會中堅份子與老年出嘴份子一樣高舉矛頭，只會檢討年紀較小的，檢討和自己不一樣的，卻從不檢討自己……等等，我如果檢討自己，也等同於檢討年輕人了吧？

可能不是這個問題。

隨波逐流大概是人類的本性，屈原幾千年前就已經幫我們證明過了，兩個選項，試圖不要同流合汙，但活得很辛苦，或是沒有朋友，整日在河邊哭哭。啊！還有第三個，自殺，讓後人每年在特定時間為他哭哭。

不知道屈原在汨羅江裡，有沒有見到鯨魚？

也或許他就是被鯨魚給吞下肚，才有辦法讓後人崇拜至今……我拍拍腦袋，嘉玟見狀，也拍拍自己的腦袋。

「要走了嗎？」

「走。沒有布朗尼的店不宜久留。」

\*

熱氣襲面，空氣品質介於很糟與非常糟之間，雖然還在高雄市可接受的空氣範圍內，也許待在咖啡店裡終老一生才是明智之舉。

嘉玟一出店門口就連打好幾個噴嚏，她鼻子容易過敏，都市體質，一旁的我受她影響，鼻頭與眼睛也跟著發癢，毛病一堆。我們往捷運站走，她搭捷運回家，我去附屬停車場牽車，高雄捷運的德政，使用率居高不下的精良建設。

「爛空氣。」

我點點頭，「習慣就好。」

「聽說那個什麼二行程的機車要開罰了，你的是嗎？」

「不是吧，通常二行程都是老車。」

「什麼是二行程？」

「大概就是……」我稍稍想了想，發現除了能說出「跟四行程比起來較省油但汙染高」以外，其他一概不知，中文系不意外，不求甚解的實際運用，「自己google，會瞬間噴出兩三百萬個回答。」

「原來如此，受教了。」

「不敢不敢。」

「希望那些工廠也都是二行程。」

「嗯？」

「這樣就會被罰錢或是停止運轉，然後少排一點黑煙。」嘉玟皺起眉頭，又打了個噴嚏，髮絲飛散，「每天吸這種汙染的空氣也不是辦法，鼻子會壞掉。」

「不只鼻子，腦子大概也會。」

「早就壞了。」

她揮手，頭也不回。我抓抓鼻子，戴上安全帽，壓離合器，起步離開。這裡離家裡有段距離，嘉玟家更遠，乾脆就不載她了，活到二十多歲應該也認得自己回家的路，不至於走失。

應該去買個口罩，怕鼻毛過濾網會消受不起。

可能是太陽曝曬整個下午，柏油路似乎冒出些許水蒸氣，靠近路面的地方看起來稍稍扭曲，左右晃動，但相較中午已溫和許多，我看看手錶，約莫還得騎個二十分鐘才會抵達城市邊陲的住所。

停紅燈。

洗澡時間以外，胡思亂想的絕佳時機……應該要認真找工作了。

我想工作其實並不難找，難找的是好工作。

到底怎樣才算是好工作？有些人家裡需要錢，有錢賺就好，即便累得要死也什麼都不在乎；有些只會某方面的相關技能，例如修機車、攪拌水泥、會計之類的，那也只能先找相關的工作，存些錢支持自己的興趣，真下定決心再將興趣轉為職業……應該沒有人的興趣是幫人算錢吧？有些只想做喜歡的事，例如嘉玟，例如所有非主流與少數派。

可無論如何選擇，金錢還是會排在第一順位，擺在生命與靈魂之前，萬物的根基，世界的真理。也難怪讀哲學的總難以混口飯吃，因為在探討生命起源與意識存在與否之前，假設就錯誤了。

是先有錢，還是先有人？答案顯而易見，大多數人會選擇前者。

採多數決，多數即為真理。

不過反過來想，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一開始的想法是錯的，試圖把學校裡習得的知識技能與工作相連結，不該是這樣的。像是有朋友讀社工，現在當警察；有

朋友讀企管，在甜點店當主廚；讀中文去賣直銷拉保險也到處都是——總而言之，能將興趣與工作結合，同時還能養活自己的人並不多，即便每年還是一堆人投入職場，投入社會的泥淖，然後一輩子爬不出來。

但仔細想想，社工和警察一樣都是服務人群，只是偶爾對待需要服務的人方式不同，警察比較激動，會把對方壓在地上，像熱情的大狗狗一樣；做甜點、賣甜點也是在創業沒錯，是規模小一點的企業；至於賣直銷的中文人啊……有夢最美，人因夢想而偉大。

嗯。

也就是說，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去選擇和自己科系相關的職業。

在這之前，大多數人會選擇自己比較有興趣的科系，而興趣則是天生或長時間累積之下的產物。

繞了一大圈，又回到最一開始的問題。主流的興趣受到眾人支持，選擇主流行業，賺較多的錢，興趣不主流的少數派面對眾人的疑惑，賺不到錢。

黃燈。加速衝過去。

把金錢視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似乎過於膚淺，降低標準，別把目標設定為賺大錢。這樣好了，假設選擇一個非主流的工作，努力一點養活自己，甚至讓家人溫飽，如此一來，大概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吧？

幹，親戚。

忽然不想思考這麼令人喪氣的事了。太宰治你說的沒錯，「人生在世，真不容易。來自四面八方的鐵鏈，把渾身上下捆得嚴嚴實實的，哪怕稍動一下，也會血流如注。」乾脆等等來個急煞，一鼓作氣讓後車撞死。

開玩笑的。還想多喝一點酒。

離開商業區，兩旁的建築物逐漸降低高度，露出大半天空，遠處高屏溪旁工業區排放的黑煙白煙這裡一叢那裡一搓，理直氣壯，和灰濛濛的天空融成一塊，差點忘了好大一部份的霧霾就是這些傢伙們造成的，南臺灣主流的工作，排放主流的汙染。

所以到底關二行程的機車什麼事？

好吧，我也不知道，或許老機車真的很壞，是為了破壞地球與社會而降生到這個世界上，應當剷除殆盡。

離家約莫還有五分鐘，越想心情越差，乾脆進入放空模式，看路，看車，看天空煙霧瀰漫——

換個角度思考，不用等大水來臨淹沒街道，這座城市早就處在海洋之中，懸浮微粒構成的海，灌入口鼻心肺，無聲無息。可惜我不是鯨魚，鯨魚不會騎檔車，我只是隻小蝦嘍，名不見經傳，微不足道。

然後還在為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煩惱。

前方天空忽然陰暗許多，胡思亂想過了頭，彷彿真有巨大鯨魚在雲霧裡緩慢游動，像台飛行船，掠過頭頂，朝市區方向划行。

繼續筆直游下去會撞上八五大樓吧？倒也不一定，鯨魚很聰明，可能只是前

去覓食，看牠如此陰鬱的色澤，大概是吞吃人們的壓力與憂鬱維生吧？

肚子咕嚕作響，蓋過引擎聲。剛剛只喝咖啡似乎不太能抵抗飢餓，需要買些吃的回家，很好，又回到金錢是這世界的基本單位這件事情上了。

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會肚子餓，生不如死。

\*

接下來幾天，天天看見那條誇張巨大的鯨魚在空中盤旋，以八五大樓為中心，悠悠晃晃。無論霧霾嚴重與否，牠都不曾消失，只有因白日與黑夜天色不同而有明顯程度的差別罷了。

看來並不是因為我過度胡思亂想，腳不踏實地的緣故。

我問了老爸老媽有沒有看到這樣奇特的景象，一個回「你是不是壓力太大？」，另一個則是「趕快找個工作比較實在。」同時下接五百字叨叨絮絮與公務員有益身心論，姑且略過，暫不贅述。

看來我自己多少還是有些問題。

雖說投了幾個履歷，但與文史哲相關的工作機會實在少之又少，倒是有一堆人在徵家教，家裡孩子國文不好社會不好需要伴讀，限女性，最好有國中或國小教師證，碩士學位以上更好，薪水面議，目前行情大概一小時三百五左右。

有夠瞧不起人，把所有積蓄都拿去簽樂透還比較實在。

必須出門逃避一下。

嘉玟沒接電話，大概在上班，我稍稍整理背包，雨衣、行動電源、望遠鏡……對了，還有手電筒。抓起車鑰匙和錢包，差點撞倒桌上的空酒瓶，離開房間，沙發上看電視的老媽問我要去哪，今天她放假，我說面試，發自肺腑的善意謊言。

迅速開門下樓。

陽光刺眼，空氣比前幾天好多了，但依舊令鼻頭髮癢，街上沒什麼年輕人，大家都在上班，每條馬路上應該都鋪著隱形但確實存在的輸送帶，一早將人們運進城市與工廠，傍晚再將人們運回各自家中，當然，有些進去後就不太能回家了。

我知道自己終有一天也會成為其中一員，現階段甚至為無法加入他們感到焦慮，因為錢，因為社會觀感，因為少數派對多數派的憧憬，因為人類的天性……我愈越想越覺矛盾與可恥，算了，還是先把眼前想做的事完成要緊。

跨上車，以巨大鯨魚為指標，朝城市方向前進。同樣都是無所事事等待面試通知，不如近距離好好觀察這頭莫名奇妙的生物，有機會的話乾脆抓起來養在頂樓，說不定深入研究後，能得個諾貝爾幻想生物獎之類的，光宗耀祖。接下來的一輩子就靠獎金過活，到世界各地巡迴演講，直到終老。

開玩笑的。腦袋瓜裡再出現如此不踏實的想法，大概要帶著機車一起飛上天去了。

手機在口袋裡瘋狂震動，久久不止。應該是嘉玟打來的，畢竟我沒什麼朋友，僅存的朋友說不定也沒有我的手機號碼，非主流這詞彙總是能與邊緣一詞相互替

代，從來沒有人試著反駁。

「喂。」

「找我幹嘛？」

「一起去看鯨魚。」

「大白天的，我是不用工作……什麼鯨魚？」

「空中飛的那條，八五大樓附近那裡的空中。」

話筒另一頭沉默了半晌，「你也有看到？」

「嗯。但我爸跟我媽都看不到。」

「我問了一些人，有些看得到，但大多數人都看不到。你在哪？」

「前往八五的路上。」

「等等順路來載我，我在勞工公園這裡。」

我掛上電話，看來嘉玟的情況與我類似，說不定只有我們這些在失敗邊緣掙扎的少數派才有幸見到那條鯨魚，上天的眷顧，感覺跟陰陽眼差不多像，只是不確定是好是壞。

又騎了一段路，勞工公園旁的捷運站跟嘉玟會面，她早已戴好自備的安全帽，一身黑搭配黑框大眼鏡，兩邊耳垂是銀色大耳環，頸掛同樣是黑色的單眼相機，什麼也沒說便逕自跳上機車。

「妳就這些東西？」

「我剛忙完一個段落匆匆忙忙跑出來，別奢求太多。而且我們看鯨魚到底要帶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沒抓過鯨魚。」

「你打算把牠抓起來？」

「說不定牠很親人，會過來讓我們摸摸。」

「先去看看，之後要怎麼打算之後再說。」

我點點頭，再次啟動機車，還是嘉玟比較務實。

捕捉鯨魚的想法到底是從哪裡蹦出來的，我完全沒有概念，文組腦袋最會幻想，然後提不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意見。

但既然都到半路了，姑且去看看也不會少塊肉——雖然電影都是這樣演，不怕死且衝動、總有莫名其妙執念的熱血主角，為了探究某種神秘現象，一腳踏入另一個世界，要不壯烈犧牲，要不就是在為續集做準備，二選一，永遠只能二選一。

還好我們不是在演電影，可以隨時見好就收，就像半夜遇到鬼一樣，出狀況先跑就對了。

應該啦。

繼續移動，逐漸密集的建築物後露出巨大生物的部份身軀，街上行人似乎不甚在意，低頭滑著手機或目標明確地跨出雙腳，空氣悶熱，汗珠自後背滑入褲頭裡，後座的嘉玟舉起相機，喀擦喀擦拍個沒完，接著嘖了好大一聲。

「嗯？」

「拍不到。」

「咦？」

「眼睛看得到，相機拍不到。」

「不就跟吸血鬼一樣？」

嘉玟沒有回答。

抵達中心，我在市總圖旁讓她下車，周邊大樓雖然比較高，但我不太知道要如何靠近鯨魚，市總圖最方便，頂樓有超大平台，適合賞鯨。

「我們先……」

陰影忽然鋪天蓋地而至，打斷我說到一半的句子，牠自我們頭頂正上方遊過，不知怎的，腦袋在瞬間一陣空白，沒有任何情緒，沒有一絲絲特別想法，就像被某種外力給吸乾了，乾巴巴一片，什麼也沒有。

直到牠緩慢游離，原本早在腦中根深蒂固的胡思亂想才慢慢竄出頭來，頑強卻疲弱癱軟，失去原有生氣。

緊接而來的是恐懼。

我不太知道要如何形容那種異樣的感受，無法讓社會正視自己一眼的無力感與這輩子就這樣失意終老的挫敗感同時湧上，一直以來的堅持似乎完完全全沒有任何意義，美麗偉大的理想夢想都只是癡人空想，然後巨浪揚起，我們終將成為海洋的一份子。

載浮載沉。

雙腿失去氣力，我伸手扶著車座墊，環顧四周。除了我們以外，不遠處騎樓下也有些人經歷了相同的事，可似乎只有少數幾人怯生生抬頭望向那龐大未知的存在，其餘仍自顧自做著自己的事，絲毫不在意周圍變化。

嘉玟看起來也受到劇烈影響，立在一旁動也不動，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嚇了一大跳，迅速扭頭過來，臉頰上掛著豆大淚珠。

「我退出。」

我從沒見過她如此失落的神情，她抵咬下唇，眼神不知對焦在何處，又說了一次，「我退出。」

除了「要載妳回去嗎？」以外，我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她說「不用，想靜一下。」踏著黑色帆布鞋朝人行道的另一側走去，我看著她經過斑馬線，消失在轉角後，喘了口又長又粗的氣。

沉重得令人難以正常喘息，但我摘下安全帽，拖著步伐走往市總圖。

好像變成了某種對抗，那鯨魚是某種意識的集合體吧我猜，龐大的、毫無節制的、結合眾人力量的——而我只是蝦嘍，鯨魚的食物，少數派的終點。

當初屈原選了第三個選項，自我了結過於苦痛的生命，或許這不是選擇，而是過程，這中間應該還缺少了一個我以前沒想過的環節。在不同流合汙、挫敗而暗自神傷之後，自殺之前。

手扶梯上升，經過布置得像書店展場以及擺設許多沙發跟遊客的各個樓層，我直抵頂樓。沒有預兆，雨水忽地落下，粗暴打在地磚上，背包裡有輕便雨衣，



但我不打算穿，緊握手電筒，走進種了些綠色植物的開闊平台。

鯨魚仍在遠處遊動，許許多多微小的黑色顆粒自建築物縫隙和街道裡漂浮而起，與下墜的雨珠全然不同方向，融進牠闖黑無光的皮膚表層，牠仍在不停壯大，我高舉手電筒，走近護欄，對著牠快速閃爍光源。

「喂！喂！臭鯨魚！我在這裡！」

「過來啊！喂！快過來啊！」

「少瞧不起人了！」

雨水灌進領口與嘴巴，直到我全身濕透、像個瘋子亂叫亂跳後，山一般的牠才發現我的存在，身軀轉向。我能清楚看見病態、扭曲、卻充滿自信的色光在牠的黃眼睛裡頭迅速流轉，牠並沒有真的看向我，牠不曾也不會這麼做，牠只是意識的集合體，眾人的意識，將少數人排除在外的眾人的意識。

我知道自己無法與之抗衡。

但那又怎樣？我本來就沒辦法改變些什麼，自命清高的怨對社會，自認為出淤泥而不染的少數派，都只是面對過於矛盾的拉扯而逃避罷了。金錢與社會認同才是一切，人生在世的最大目標，當所有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我還能怎樣認為？

所以就這樣吧！

「臭鯨魚！我在這裡！我他媽就站在這裡！」

「給我過來！」

牠對吼叫做出反應，筆直朝我衝了過來，張開無法計算寬度與深度的嘴，腥臭氣息使人無法呼吸，可我爬上護欄，打直雙膝，來吧，請撞上這座建築物，一口將我吞下吧！

我不會供給自己的尊嚴給你的。

\*

醒過來時大雨已經停了，我不清楚自己在頂樓平台昏睡多久，是怎麼騎車回到家，又是怎麼回應老媽的疑惑。

幾天之後，我收到面試通知，順利進了間不知道在幹嘛的公司，上班下班，聽話辦事。

沒再跟嘉玟有任何聯絡。我忽然發現我一點也不了解她，甚至不想花費力氣去了解，她是離群索居的乖僻份子，竟然妄想一輩子靠攝影維生，自不量力，自以為是，癡心妄想。

沒有人可以這樣生活。

那條詭異的鯨魚也不見了，無論天晴或灰濛一片，我都不曾再見到牠的醜陋身影，經過八五大樓附近時，也不再有一絲異樣的感受，或許牠仍在那，只是我沒辦法看見，也或許牠在撞上市總圖後分崩離析，早已在空氣中煙消雲散。

無所謂。

都與我無關。

辛勤工作養活自己比較重要。

過了一陣子，每日清早跨上機車後，我開始看見柏油路上一條條履帶，只要將機車牽上，催轉油門，便會自動將我運送到公司。無論上班下班，每個都市裡的人都靠著這些複雜的履帶移動，偶爾會有不乖乖騎在履帶上的討厭傢伙出現，擾亂我們步調，希望哪天能立法通過，讓警察依現行犯處理方式將他們通通逮捕。

剛開始還以為是自己又出問題了，後來才發現，原來大家都看得見。

看不見的才是需要自我檢討的人。

又過了一陣子，有每個月固定的薪資後，我存了些錢準備買汽車，再過不久說不定能搬離家裡，找個人相互依偎，結婚、生子、度過下半輩子。

一切美好至極。

美好至極。